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

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上
章執徐閏十二月凡三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羣臣詣閣賀

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
等修江表事迹是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

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為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三館篇帙大備帝臨幸三館惡其湫隘顧左右曰此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別建三館其制皆親所規畫輪奐壯麗甲於內庭二月丙辰朔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正副本凡八萬

卷 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

考異按實訓言轉運使請均於民作兩稅太宗

盡令罷之與此所載不同考食貨志亦無此語意有司與轉運使所言各不同而帝但從除虛額鹽不從均兩稅耶抑有司即指轉運使而所記有詳畧耶但均作兩稅於民則昌井鹽法全異即更除虛額食貨志亦必載明不應但如是而已又考本紀亦止書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則知必無均作兩稅之事矣今從之

富弼曰聚斂之吏惟務取利於民不思利竭而民窮特詔除之仁恩之厚也

辛未幸崇文院觀書令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

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三月乙酉朔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詔旌其門閭復其家己酉吳越王俶入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夏四月乙卯朔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於華潼谷中與同縣陳搏齊名然少微專奉科儀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

玄芝等獻帝留數月遣還

少微獻金丹等乃四年九月復朝時事今并書之

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元殿受朝詔赦漳泉管內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寶而行逾巨萬計俶意求返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帝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

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倣恐懼乃籍其國甲兵獻之
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
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不許倣不知所為崔仁
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倣左右爭
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
羽翼乃能飛去耳倣遂決策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
帝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倣朝退將吏僚屬始知之
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

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
權知兩浙諸州事旻初自淮南歸朝帝謂曰江淮之間
輦運相繼卿之功也將用為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
初復旻是不可治帝乃謂旻曰卿且為朕行即當召卿
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
衆賦歛苛暴雖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
少者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迄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
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為淮海

國王以其子惟濬為淮南節度使惟治為鎮國節度使
孫承祐為泰寧節度使 戊子詔赦兩浙諸州給復一
年 壬寅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己巳以其子繼筠襲
職 秋七月壬辰隴西郡公李煜薨帝為輟朝三日贈
太師追封吳王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
朝不復叙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
乃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說煜以聖主寬宥之意
宜謹節奉上勿為他慮議者歎其忠焉 金鄉縣民李

光襲十世同居戍戍詔旌其門 中元節張燈詔有司
于淮海王倣第前設燈上陳聲樂以寵之 帝先詔權
罷貢舉復恐場屋間有留滯者八月詔諸州去年已得
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 癸丑滑
州黃河清 丙辰詔兩浙發淮海王倣總麻以上親及
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遇以兵護送之於
是倣子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庫管篇授知杭州范旻
與其弟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勞於近郊壬申對於

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甲戌羣臣請上尊號曰

應運統天聖神

考異宋史作聖明
今從東都事畧

文武皇帝許之 九

月甲申朔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
首自是常以三題為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
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
二年之制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冬十月庚申車駕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齊王邸賜
齊王銀萬兩絹萬疋德昭德芳有差 司農寺丞孔宜

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

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宜為孔子四十四世孫

辛酉詔免其家租稅

孔氏以聖人後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

抑為編戶至是特命免之帝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

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

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

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

攷異

李焘曰置內藏庫實錄不書按職官食貨志及會要等並云在此年十月

帝謂左右曰朕置

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歛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晏駕不果攷異王曾筆語云左藏北庫即封樁庫太宗改名左藏北庫後改名內藏庫按內藏庫實分左藏北庫為之非封樁庫也而封樁庫別改名景福內庫并屬內藏疑王曾誤矣封樁庫但藏每歲國用羨餘之數亦安得十數

年間金帛遂如山乎金帛如山固當是左藏北庫蓋僞
儲蓄並入左藏其北庫金帛山積宜也王曾云僞
儲蓄悉入封樁正緣誤指左藏北庫即為封樁庫耳又
按宋敏求東京記云國初置景福內庫太平興國三年
改名內藏相對有封樁庫景德四年賜名內藏西庫別
有景福殿庫隸焉敏求以內藏庫即景福庫與國史不
同或敏求誤所云封樁庫則是真宗時別以新衣庫為
之者非王曾所記太祖時封樁庫也別有景福殿庫亦
隸內藏既云別有又恐非太宗所改景福內庫矣然職
官志載內藏庫在銀臺門外又有西庫景福殿庫隸焉
與敏求所記蓋同今但以
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

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
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

並以四祖迭配帝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
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庚子辛齊王邸 丙午以郊

祀中外文武加恩 乙丑幸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

石射連弩帝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

備冬狩之禮帝從之因謂左右曰朕今順時蒐狩為民

除害非敢以為樂也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

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行貢舉 初陳

洪進納土帝即命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後議擇能臣關

掌州事起復殿中丞喬維岳為通判維岳始至會草寇
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
王文寶欲屠城焚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為朝廷任以綏
遠之寄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
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讓自
福州率屯兵來救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精兵追擊擒
其魁械送闕下餘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四年春正月帝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

皆親征太原而不能克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對曰
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頻兵
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
帝曰我今舉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
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宰相薛居正
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致師
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布
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

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帝曰今者事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郎句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原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制置使命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遇各攻其城之一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遇欲與翰易地翰弗可遇必欲易之議久不決帝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

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使田仁朗閤門祇候供奉官劉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遼遣使求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癸巳以樞密直學士石熙載僉署院事僉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帝親授方畧以遣之時劉錕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

洪進等皆與銀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賞賜甚厚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精妙焉 二月壬子幸國子監遂幸玉津園宴射 丙辰命宰相沈倫為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

陳從信副之帝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府判官
呂端言于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
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請行

甲子車駕發京師戊辰次澶州三月庚辰朔駐蹕鎮

州命郢州刺史尹勲攻隆州隆非古州北漢人依險築
城以拒我師故先分兵圍之丁亥郭進破北漢西龍

門砦乙未郭進言契丹數萬騎入寇大破之石嶺關
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使間道齎蠟書走契丹

告急進捕得之狗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十國春秋曰三月庚辰朔

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迪里為監軍援漢已丑漢帝復以蠟九帛書告宋兵入境遼命大將軍韓侂大同節度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將郭進遇於白馬嶺時契丹兵阻大澗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迪里等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迪里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為宋人所擊兵潰迪里等五將俱歿士卒死傷甚衆會救兵至宋軍始退

庚子左飛龍使史業破北

漢鷹揚軍

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詔泉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關 夏四月己酉朔

嵐州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庚戌孟縣降 以石熙載

為樞密副使

壬戌車駕發鎮州幸太原

折御卿克

奇嵐軍獲其軍使折令圖

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

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

考異宋史東都事畧俱作

乙丑克隆州今從長編

丙寅次側石頗作聞捷奏平隆州詩

已

已折御卿克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郭翊獲夔州節度使

馬延忠

庚午帝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辛未幸城

四面按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使降

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帝幸城

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衆先登手刃數人足貫雙箭中手礮折碎二齒帝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罕儒兄孫也先是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城上人望之破膽帝每擐甲冑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帝

曰將士爭効命于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
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
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捕得生口云北
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矢凡得百餘萬聚
而貯之帝笑曰此箭為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田欽
祚在石嶺關恣為姦利諸不法事郭進屢以為言欽祚
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癸
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優詔贈

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命冀州刺史牛思
進為石嶺關部署思進有膂力嘗以強弓挂於耳以手
引之令滿又負壁立二力士撮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
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
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戰帝促
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帝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
漢瓊泣曰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
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乃止 丁丑幸西連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其出戰擒之以獻斬於纛下既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

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

降

攷異萬超來降實錄
在壬午今從本紀

壬午帝幸城南謂諸將曰翌

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

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

攷異按九國志太宗駕至城下
築連堤壅汾河灌城五月四日

城東南隅壞水入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
衆負土塞之然正史畧不載灌城事今不取

癸未幸

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帝恐屠其城
因麾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
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夜漏上十刻北
漢主乃遣客省使李勲上表納款帝喜即命通事舍人
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
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罪
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
臨即欲束身歸命蓋亡命者懼死刼臣不得降耳帝令

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

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攷異李燾曰國史云

亡命卒數百人選其巨害者斬之餘悉分隸諸軍與九國志及實錄皆不同今不取郭守文傳又云劉繼元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以拒命守文討平之按九國志則繼文前死矣此蓋守文墓誌所載國史因之今亦不取

命劉保勲知太原府

乙酉敕河東管内常赦所不

原者諸州縣偽署職官等並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處給復一年分命常參官八人知

忻代等州 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

州徙僧道及民高貲者於西京

七年二月
又徙陽曲

己丑以劉

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宰相李憚等授官有

差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

繼元獻其宮妓百餘人上以分賜立功將校 乙未築

并州新城送劉繼元總麻以上親赴闕 丙申幸太原

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盡焚其

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死者甚衆 丁酉以行宮為

平晉寺帝作平晉記刻寺中廢隆州毀其城 庚子發

太原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
之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帝將遂伐遼取幽薊諸
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
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
帝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時車載簿籍阻留
在道兵房吏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之悉
無差謬 六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

即時至者帝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
曰陛下巡幸邊陲本以契丹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
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 丙寅次

金臺頓遼境也丁卯帝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契丹

東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 戊辰帝次

涿州判官劉原德

宋史作
厚德

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訓領

其兵已巳次鹽溝頓 庚午次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

遼將耶律奚底率萬餘衆屯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首

千餘級餘黨遁去

攷異契丹傳及會要云契丹聞王師至皆不敢居城中若果爾又何俟攻

圍也今止從實錄本紀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宋渥南面崔彥

進北面劉遇東面孟玄喆西面圍之以宣徽南院使潘

美知幽州行府事遼鐵林廂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

降秋七月庚辰遼建雄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知薊

州劉守恩俱來降帝幸城西北隅督諸將攻城曹翰

屯城之東南隅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翰謂諸將曰蟹

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彼救將至又蟹者解也

其班師乎是時幽州守將耶律學古力禦不能支城中
大懼遼主遣耶律興格來救癸未帝與遼將耶律沙大
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興格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
翼以進復戰我師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班師南還乙
酉次涿州興格追兵後至帝乘驢車走免喪其資械不
可勝計自是契丹之好遂絕

攷異按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七月癸未帝督

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梁河敗績陳桎通鑑續編亦書
秋七月及遼耶律興格戰於高梁河敗績事甚昭著而
東都事畧皆不載此事長編第云帝以幽州城踰旬不
下士卒疲頓轉輸四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若不

知有高粱之役者此必實錄忌諱而後人因之也今悉從陳桎及宋史之說

呂中曰太祖之伐太原也契丹救之太宗之收太原也契丹又救之則師出有名矣當太祖示曹翰以圖而趙普以翰死孰可守為對非誠以燕不可取而且不可守也是時河東之寇尚全江南閩廣之地未下太原且不可取而況燕乎至我太宗承河北已平之勢窺遼人可圖之釁此可取之時矣然再駕皇輿三出王師卒不能取山後之尺地而敗岐溝失易州豈

燕之不可收哉蓋以平河東之後王師已疲失於欲
速冒於輕進不惟燕薊無可取之時而契丹自是有
入寇之心矣卒之崇觀奸臣動欲以此為繼太祖太
宗之志而召中原之禍可勝嘆哉

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閻承翰馳奏大軍南嚮而潰
帝令殿前都虞候崔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單騎
徑往至則諭以師律衆遂定反命不戮一人帝甚嘉之
庚寅命崔翰及武定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定州彰德

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
得以便宜從事帝謂諸將曰契丹必來寇邊當會兵設
伏夾擊之可大捷也 乙巳車駕至自范陽 守中書

令西京留守石守信坐從征失律八月壬子貶崇信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 甲寅彰信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

察使 北漢將劉繼業素驍勇頗殺傷我師及繼元降

繼業猶據城苦戰帝欲生致之令繼元招之繼業乃北

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

名業授右領軍衛大將軍丁巳以業為鄭州防禦使

攷異

李燾曰據國史楊業傳乃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上遣中使召業得之喜甚以為領軍大將軍師還乃除鄭州防禦使制辭云百戰盡力一心無渝疾風靡搖迅雷周變知金湯之不保慮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為謀與九國志大不同按五代史垂涕勸繼元出降者但馬峯一人耳非楊業也若業勸降則當與繼元俱出見何用別遣中使召乎然當時制辭不應便失事實又疑制辭意有所在故特云爾今但從九國志更須考之

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帝處乃止帝微聞其事不悅及歸

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
昭乘間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
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手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
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
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子五人
曰此據司馬光記開本傳云德昭好
啖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今不取是月詔作太清

樓 九月乙酉命內衣庫使張紹勅南作坊副使李神
祐等率兵屯定州 庚寅以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丙午遼南京留守燕王

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興格入寇以報圍燕之役鎮州

都鈐轄雲州觀察使劉廷翰帥衆禦之先陣於徐河崔

彥進潛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

及崔翰亦領兵繼至

通鑑續編云遼師軍於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韓匡嗣欲納之耶律

興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先是帝以陣

匡嗣不聽俄而宋將前後合擊云云附記

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次蒲城敵騎至至右龍武

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

圖布陣陣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畧無關志延進謂翰
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
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
之可以決勝達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
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
等猶以擅改詔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
貴適變安可預定達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
決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遼

兵奔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退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
獲馬千餘匹生擒其將三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
帳羊畜甚衆匡嗣棄旗鼓遁回餘衆走易州獨興格整
兵而戰遼主怒匡嗣將誅之蕭后力救得免以興格為
南面大王總戍南兵 冬十月庚午鎮州捷書聞帝手
詔褒之 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
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
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

也攷異李燾曰此據實錄而田錫於六年九月上章猶云平晉之功未賞不知何也當攷辛丑

日南至遼改保寧十一年為乾亨元年 初西南夷不

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

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踰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

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

簿鈎校歲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為嶺南轉運使

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端皆預儲蓄無闕

曹彬怪之嘗夜攻城取陶器數萬分給攻城卒燃燈自

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才幹類此

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 帝既
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
匹壬午置天駟監於景陽門外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初始
分置諸州牧養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
道州府民事徭役者多有不均望下諸路轉運使定為
九等上四等戶量輕重給役下五等戶並與免除詔令

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呂中曰國初差役之所以善者以下五等免故也荆公雇役之所以未善者以下戶亦不免故也

三月己丑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錕卒追封南越王 癸

巳楊業敗契丹師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

指揮使李重誨 閏三月甲寅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

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

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

座之制進士第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諸令錄事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事劉昌言顏明遠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帝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歸義節度使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

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

攷異宋會要及本傳皆云上聞桓切違其主始有弔伐意按交

州之師蓋侯仁寶發其端恐此亦緣飾之詞耳今不取

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

舉癸未帝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

逮至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仍詔有司自今應百篇舉約此為題

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戊子詔旌表門

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詔壅汾河晉祠

水灌太原墮其故城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

白金三百勛為謝 五月丁卯作端拱樓 六月己亥
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
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江南後主時割善田數十
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
事日與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
白鹿洞由是漸廢 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居洛陽
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妹也普
為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政因

白帝以仁寶知邕州

攷異李壽曰按實錄開寶六年四月辛丑盧多遜使江南後十月辛

亥仁寶知邕州多遜未返也傳稱時凡九年不得代仁多遜參政即命仁寶知邕州恐誤

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國亂可取

願乘傳詣闕面奏帝大喜令馳驛召之多遜言先召仁

寶必泄其謀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令經度其事帝

以為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

州團練使孫全興等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

劉澄等為廬州路兵馬都部署水陸並進以討之 濟州

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
世世結廬守墳墓詔旌其門賜以粟帛 八月宣徽北
院使判三司王仁瞻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
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厚結
執事者恣官市之倍取其直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
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為
市竹木入官端為秦王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已丑
旻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為司戶參軍因詔自今文

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請託
公事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齋甚厚 九月甲辰史
館上太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司徧告百官凡遇朝會
皆務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即須蹐蹐趨門雍容就列稍
不端謹便當劾奏 冬十月甲申下元京城始張燈如
中元 帝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自雄州發民除道
修頓 是月遼主自將圍无橋關我師陳於水南耶律
興格帥精騎渡水而戰我師大敗興格追至莫州 十

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齎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
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
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
不報 丙午以秦王廷美為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王
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己酉詔巡
北邊士子發京師癸丑次長垣縣關南言大破契丹萬
餘衆斬首三十餘級即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
兵馬都部署 丙辰遼主引兵還至幽州拜耶律興格

為于越大饗軍士 戊午駐蹕大名府 開寶末右補
闕竇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帝琰能先意
希旨偁常疾之帝與諸王宴射琰侍帝側稱贊德美詞
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
皆失色帝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為彰義節
度判官至是帝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比部
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為後
圖帝悅其言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

也 十二月甲戌畋近郊因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
時禁盜獵有衛士獲麀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
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其罪 丁丑以楊業領雲
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遼人畏之每望見
業旗即引去主將也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
短帝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
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耳

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君遠矣

帝因遼師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田欽祚為都監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雄廣積

儲寬諸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虜乾寧等軍城池開
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堤以捍水勢調役
夫數萬人於北境伐木以給用先是敵入寇必舉狼烟
翰分遣人舉烟境上敵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
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庚
辰車駕發大名乙酉至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
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

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翟亦多
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
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則邊鄙寧輦運減河北之民
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人之心固亦擇
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
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強弱之勢而已是故聖
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內安本固則遠人歛衽而
至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

河東凡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聞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也

呂中曰一王恢而啟三十年窮兵之禍一王韶而貽數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翟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淪于異域二

則中國之險移於強敵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
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
可取之機耳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昭陽協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
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
以次引對授知縣之任 辛亥易州破遼兵數千人

是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遼境皆䟽導之
又於清遠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
之漕悉通濟焉 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

絕為敵之咽喉潘美潛師襲之其守將棄城遁軍使安

慶以其族來降因積粟屯兵守之自是敵不敢侵軼邊

民以安

攷異李燾曰安慶來降實錄無之按潘美行狀乃六年正月事今附月末徐度國紀繫之四年

八月癸亥又云三交口即固軍誤也

二月癸丑詔曰京朝官釐務於外

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

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
今尋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
隱 丁酉令羣臣居喪被詔復者須卒哭朝謁其俸料
自詔下日給之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德芳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諡康惠 癸
丑詔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怠惰不
親事及黷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鞠其清
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

破賊軍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時侯仁寶率前軍先發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竢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自水路抵多羅邨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歿且乞班師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竢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下獄伏誅贈

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四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
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
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帝不欲天下有
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
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三日又詔囚當訊掠則集
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榜決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禱雨
罷湖州織羅放女工 夏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
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已未降雨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遼宋王喜隱稍見進
用復誘羣小謀反事覺遼主命械其手足築園土囚於
祖州是月遼上京漢軍亂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
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徐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
隱死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贈太尉中書
令諡文惠居正風度瓌偉操行方正性寬簡不好苛察
自參政至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因服丹砂遇
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居正無子養子惟吉素無行

於是帝臨其喪出涕其妻出拜喪側帝存撫數四因問
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惟吉伏喪側驚懼不敢起自是
盡草故態稍涉獵書史親賢士帝知其修飾數委以大
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十牛衛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
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 秋七月
丙午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
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壬寅以

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自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又諫官上章必令閣門吏依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免書狀多遜不悅乃出之

呂中曰國朝敢言之風自田錫始大

臣遇絕人言自盧多遜始

錫因入辭且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略曰賞不踰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之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也

按四

年十月乙亥已行太原之賞錫今交州瘴海之地得之猶以為言或者賞未徧及故也

如獲石田願陛下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諫官廢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亦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能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才而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無廳事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

是豈太平之制度耶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見囚荷鐵枷不覺自駭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帝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略曰今北鄙驛騷蓋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

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又曰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徃伐遼東之國是舍近謀遠也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郭贇等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

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

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考異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及百

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靜妖氛爰單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

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今從行狀

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

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

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及趙鎔楊守一告秦

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詔問普普言願備樞軸

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備言

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秦王廷美乞班普下從之

考異李燾曰不

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此太宗盛德要語也今正史乃削去可不惜哉今依實錄具載聖語實錄又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相當得其實也丁謂談錄則云上元夜召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正史不同今取不或曰始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帝傳廷美廷美復傳

德昭故帝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

實稱皇子及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帝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普之為也

考異王禹偁遺事云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

曠古未有萬幾之暇召晉王秦王秦王上弟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又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閣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傳位於晉王令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晉王秦王起謝之既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

常以力戰圖功萬死而過一生方致身為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適一紀無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業汝等無勞安坐而承丕緒豈不知幸乎久後各不得負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此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渝渝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謝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召趙普入宮令制文普辭以素不能為文遂召陶穀為文別日令普告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興國初今上以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收入禁中不知所在上子南陽王尋亦坐事逼令自殺傳襲之約絕矣按禹偁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開封德恭投貴州防禦使頗與太宗傳位之迹畧相似恐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光紀

聞亦云太后欲傳位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今兩存之所云趙普請使陶穀草誓書轉以相付則不必然今不取又云秦王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亦坐事逼令自殺此尤誤不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建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大抵遺事言多鄰近不似禹偁所為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謗訕託名禹偁故不可據信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祖宗涪陵各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畧同足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詔中外文武官並得上書直言 冬十月癸酉羣臣

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
凡三上乃許之 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
休假三日著於令 甲午蘇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
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
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 十一月丁酉監
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 甲辰改
武德司為皇城司帝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
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

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帝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庚戌親饗太

廟辛亥郊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内外文武加恩先

是有秦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

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曩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

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帝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自後郊赦不書

壬戌詔封太平宮神為翊聖將軍從道士張守真請

也 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死者十常
六七十二月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强官慮問
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別
竢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于公陰
德子孫則有興者况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
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
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
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厯長吏檢

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視其禁人多
命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
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
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
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人久益思之

七年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而羣臣詣閣稱賀 壬寅
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
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丙寅以給事中侯陟右

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甲申
改闕南為高陽闕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金明池
水心殿成帝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作
亂帝不忍暴其事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疋
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 是月比陽縣蝗飛鳥數萬食
之盡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竇偁
中書舍人郭贄並守本官參知政事帝謂偁曰汝自揣

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舊臣出於際會，帝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以宣徽北院使柴禹錫兼樞密副使。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堂吏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

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及趙白等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晷周以上親悉配遠裔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德恭德隆名皇姪女韓氏婦落皇女雲陽公主之號斬趙白閻密等於都門之外籍其家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南未

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
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姬固
不知為多遜多遜曰姬何自來乃居此姬頓蹙曰我本
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
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
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彼盧
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終當竄南幸未死間或可見
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呂中曰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
傾之風已芽蘖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
以勝正耳

庚辰左僕射平章事沈倫罷為工部尚書上以多遜包
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知覺故有是責倫清介謹厚每
車駕出多令居守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貲粟千斛盡
焚其券然帝國十年無所建明措紳少之五月甲戌
宰相趙普等以帝親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帝嘗

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任喜怒為刑賞豈能得天下之心也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辛丑崔彥進敗遼兵于唐興

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銀夏綏宥四州夏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至帝甚喜之 辛亥

三交行營言潘美敗遼兵於雁門破其壘三十六 癸

丑詔諸州長吏令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
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
並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誦博飲酒者隣里共送捕
官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
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
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詔禁投匿名書告人
罪及作妖言誹謗惑衆者嚴捕之寘於法其書所在焚
之有告者賞以緡錢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

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其關涉書考之
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已未府州折御卿破遼兵
於新澤皆獲其將校以下百人 初帝以字學訛舛欲
刪正之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書有家法乃召
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六
月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帝聽政之暇每以觀書
及筆法為意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
善也帝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

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善規益如此先是舒

州上玄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於是詔

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

三十區號曰靈仙觀乙亥遣使發李繼捧總麻已上

親赴關其弟繼遷奔地斤澤以叛

繼遷繼捧族弟也生而有齒勇悍有智開

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留居銀州聞宋使者至乃詐言乳母死出塋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入於地斤澤出其祖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置譯經院

秋七月甲午以皇子德崇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王德明為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西僧天息災視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乙卯工部尚書沈倫以左僕射致仕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師王溥卒溥性寬厚美風度好學不釋卷喜汲引後進所薦至顯位者甚衆父祚以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祚不命退溥不敢退至是卒年六十

一帝輟朝二日贈侍中諡文獻 涪陵縣公廷美既出

居房州趙普恐李符泄漏其言乃坐符用刑不當癸亥

責符為寧國軍司馬 罷劔南榷酤 已卯罷川峽諸

州官織錦綺 九月己丑朔西京諸道係籍沙彌令祠

部給牒 是月遼主賢如雲州獵遇疾次焦山殂年三

十五諡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南院樞密使韓德讓有智

略蕭后燕燕素與之通及景宗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

在朝德讓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蕭后易置大臣

景宗殂德讓與耶律色珍以遺詔立其長子梁王隆緒
號昭聖皇帝尊蕭后曰承天皇太后復改國號曰大契
丹隆緒年甫十二太后稱制決國政德讓總宿衛事太

后益寵任之賜姓耶律改名隆運以定策功拜大丞相

封晉王

考異景宗之殂契丹國志東都事略並無月日
長編亦附見年未或言景宗死在三道入寇之

前非也遼史景宗聖宗二
紀並作九月壬子今從之

帝以諸道進士猥雜或挾

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甲寅詔所在貢舉等

州自今長吏擇官考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

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為保有行止踰違為他人所告者同保連坐不得赴舉 冬十月癸亥詔河南吏民不得闌出邊關侵撓略奪違者論罪有得羊馬牲口者還之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戊辰辛金明池閱習水戰 河決武德縣蠲臨河民租 己卯左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實偁卒 癸卯行乾元歷吳昭素所上
帝親為制序優賜昭素等束帛 十一月己酉以李繼
捧為彰德軍節度使 禁民喪葬作樂 高麗國王佺
卒其弟治遣使求襲位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命監察御史李巨源使高麗國子博士孔維副之高麗
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
治喜道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知桐廬縣太常寺太
祝昇州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乃遠方囚

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神臯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乞御前不行決罪之刑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又或犯刦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迫於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至於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并詔天下悉禁止之帝

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焉

閏月戊子朔豐州與遼兵戰

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

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

赦所不原者 諸州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壬戌帝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

廷美之生母也

事見雍熙元年正月

先是帝念邊戍勞苦月賜

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驛泊都監弭德超因

乘間以急變聞於帝云曹彬秉政久得士衆心臣適從

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

死矣又巧誣以他事帝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
解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己卯以東
上閤門使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弭德超為北院使並樞
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至是召顯謂曰卿家世本
儒遭亂失學今典掌樞機固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
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

富弼曰大臣不知學問則暗大體王顯以才力至樞
密使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通變之事故以軍戒授

之使知賢者行事也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以耶律興格為南

京留守

三月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考異東都事畧宋史太宗本紀俱作庚申今從長編作癸亥

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

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度支使如京使郝正

為戶部使帝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

同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

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獎護才
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
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
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
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稍傷
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己巳諸王
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 丙子覆試禮部
貢舉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

百一十六人並賜及第進士五十四人諸科百十七人

同出身始分甲賜宴瓊林苑後遂為定制

考異登科記是年始分甲

按國史志分第甲乙乃五年事也

詔虔信饒三州歲市鉛錫為錢從

轉運使張齊賢請也齊賢初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訪

知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鐵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

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

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

十六萬斤齊賢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有言新法增鉛

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為言議者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粗惡矣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 夏四月帝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歛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嚮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更後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

幸甚 壬寅班外官戒諭帝初作戒辭二一以戒京朝
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閣門於朝
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初
弭德超謗曹彬期得樞密使及為副大失望班又在柴
禹錫下一日詔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
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輩何人反居我上又言上無執
守為汝輩所惑顯等告其事帝怒命訊之德超具伏壬
子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

事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寬會德超
敗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
趙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
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於是即以符
知春州歲餘卒德超既敗帝悟曹彬無他待之愈厚從
容謂趙普等曰朕聽斷不明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
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
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

帝由是釋然 改講武殿為崇政殿 五月丙辰朔河

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

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 丁卯詔作太

乙宮於都城南 黎桓自稱三使留後遣使來貢并上

丁璿讓表詔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 六月丁亥以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

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帝益知其

才始有意大用 己亥以王顯為樞密使柴禹錫為宣

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 帝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
忘饑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巖野無遺
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縉紳間有端雅為衆
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
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負矣又謂宰相曰唐置採
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
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
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材各分任使有

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朕孜孜訪問止求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米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帝然之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不許厚賜遣之七月丁卯王彥超

以太子太師致仕右千牛衛上將軍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是月穀洛漚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鞏縣殆盡秋七月辛未郭贄罷參知政事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飲酒過量遇入對宿醒未解帝怒責授秘書少監尋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

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 庚辰加宋琪刑部尚書以
李昉參知政事時趙普恩禮稍替帝以昉宿舊故有是
命 八月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熙載以足疾請去太
宗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
罷 辛亥詔增周公諡法五十五字 初太祖詔盧多
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石補闕直
史館胡旦言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
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

日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紀錄送史館帝采其言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

會要云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

先是

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召募

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帝遣期門
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置皮草赤堊鉛
錫蘇木等物守職藏者不即受故也帝大怒詔書切責
度夫使奪一月俸 溪錦叙富四州蠻內附 九月癸
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使於京師以王賓許昌喬同知
水路發運王繼昇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凡一綱計其舟
車役人之直悉以付主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
陸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

是貢輸無滯矣 乙丑帝謂宰相曰朕念民耕稼之勤
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
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撻罰督
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
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
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
留不發州縣慮賦歛違期日行鞭笞民亦竢檢覆改種
若此稽緩豈朕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灾旱量其

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郭守文塞決河隄

久不成帝謂宰相曰或言河兩岸古有遙隄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盛溢即罹水患當令按視

修復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柴成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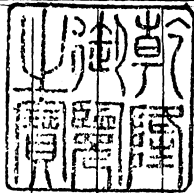
考異本志作太常丞劉錫今從實錄及會

要國子監丞趙孚等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隄舊

址回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滑澶二州最為隘狹

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朝議以重惜民

力寢其奏時多陰雨帝以河決未塞深憂之丁丑遣樞
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一至
四

詳校官侍郎 臣李封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 臣蕭日昕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一

起昭陽協洽十月盡旃蒙作噩十一月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帝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

曰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捨身為寺家

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

教非溺於釋氏也 戊戌改諸王名俱進封有差 司

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

子朔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曰世之

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即無不治苟以為飾

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

世之銜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

公未有不致太平者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

遜屢讚昉人或告之昉不信於是帝語及多遜事昉力

為解釋帝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
此益重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班親王上李昉宋琪等
固辭帝不許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官禮絕藩邸
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
勿多辭也 高陽闕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午帝
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築城為
備帝謂宰相曰契丹以剽掠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
之計耳又曰昔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

勢以要恩寵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
舊態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
燕薊當於古北口以東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
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對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
口及松亭闕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
存將來止於此數處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倘
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己
未太乙宮成張齊賢等請用祀天之禮殺其牛又小損

之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帝賜普詩普捧而泣曰
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
容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勞朕布素時與
之遊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
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
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
庶希來世得效犬馬之力臣既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
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矣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

等侍側見帝衣敝袴數視之帝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
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 壬申以翰
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
齊賢王沔並同僉署樞密院事穆等入對帝謂曰朕為
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
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穆等再拜謝帝又
曰朕歷覽前史大抵君臣之際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
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有闕

政宜悉心言之朕每行一事未當久之尋繹惟自咎責
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庚辰置侍讀官
帝性喜讀書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三卷朕當親
覽宋琪等言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開卷有益不
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尋改名太平御覽
十二月丁亥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
國王尚書令太師等官詔罷元帥名餘不許 帝謂宰
相曰邇來場屋混淆頗聞有僧道還俗赴舉者此輩不

能專一科教可驗操履他日任官必非廉潔之士進士
先須通經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
道當下詔切戒之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
未幾河復決房村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
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
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
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進

士增試律義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內
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帝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
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悉無善狀
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
舍其過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旦豈宜尚
列侍從耶亟逐之去且下其頌史館中書舍人王祐等
奏旦指斥大臣謗讟聖代宜加竄斥丁未責且為殿中
丞商州團練副使 戊申帝讀書禁中自巳至申始罷

有蒼鶴飛上殿鵠吻遽掩卷而去帝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三鱸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呂中曰觀我太宗之學不當觀於幸國子監幸秘閣之時當觀於在禁中讀書之日蓋人主親儒臣之時少親宦官女子之時多一齊衆楚一暴十寒則學之功輟矣此太宗於禁中讀書自己至申所以可為後嗣法歟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田錫上疏言筦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更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剝邇年比撲只管增加窮盡利源莫甚於此今乞定其常數授以常規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頻者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早受百僚之朝午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

揀閱軍人或躬問縲紲或親觀戰馬投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過鼓以聞者或詢彼冤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有所未知至於如此然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豈宜使押來囚繫

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使
殿得面天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間有驟承
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
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
下或賜之恩澤或寘以刑名雖審鑒周通固無枉濫而
帝廷清肅豈稱喧囂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願
陛下宥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抑臣又有請者臣每讀
史書凡匹婦貞廉之節野人孝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

賜之束帛以勵澆俗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
云亡不得離任墨緣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
損聖人之教此臣所未諭者也疏入不報 是歲賜譯
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
字從天息災等請也

雍熙元年春正月戊午右僕射石熙載卒熙載性忠實
事繼母以孝聞遇事敢言無所顧避至是遘疾不起帝
為悲歎累日贈侍中諡元懿 壬戌詔三館以開元四

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
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
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罪至大
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時取其甚
者以警衆然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富弼曰國法使民不曉其輕重則犯者少矣先帝存
其法時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懼而不易犯也
取重者行之而貸其輕者不失好生之德也

乙丑帝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海宇入安京師繁盛殊以為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虛爵以示羣臣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丁卯房州以聞帝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追封涪陵王賜謚曰悼帝為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

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主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日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稅者朝臣

以田畝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
不及災沴蠲稅政為窮困豈以多少為限耶辛未詔自
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壬申蠲諸州
民去年官所貸粟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
幼能屬文有至行母嘗卧疾彌年動止轉側皆親自扶
掖初坐涪陵事屬吏穆令子惟簡給母以奉詔鞠獄臺
中及責官還家卒不以白母間日輒出訪親友或游僧
寺陽為入直墮於牽復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

強起之穆益哀毀癸酉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帝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方將倚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帝謂侍臣曰

晉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殊失帝王之道今宮中自職掌至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也 二月壬午朔帝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按

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踰月而畢

考異實錄稱終日而畢蓋誤也今從

志本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

次之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僅統帥得人何敵不克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為衆所保帝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以右補闕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滙總五堰運舟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

而過舟壞糧失率常有之綱卒旁緣為姦多所侵盜維
岳乃命創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踰五十步覆
以夏屋設懸門蓄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于岸築土
累石以固其址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三月宴文武官及外國蕃客於文明殿帝謂宰相曰天
下無事良辰宴飲無辭盡醉既罷召渤海大使鸞河慰
撫之鸞河渤海酋帥也帝征幽州鸞河率部族歸順故
有是賜

富弼曰帝王所戒者荒縱宴飲及與輕薄之士婦人
宦者狎昵耳至于駕馭英豪款接大臣若全然恩意
不通則君臣之間何以相得太宗與羣臣歡飲及慰
撫驚河正為得君臣之分也

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馬河
決將塞故也 乙卯日本國僧裔然自其國來入朝言
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又
武僚吏亦皆世官帝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尚

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 丙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帝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上谷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强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
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
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狠臣但羈縻而
已非能制也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帝作
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癸未
以涪陵王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壻韓崇業為靜難軍司
馬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

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

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考異明年四月賞花釣魚又賦詩此但賞花會要以為曲宴自明年

始今兩存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謂宰相宋琪曰此地三

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遊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帝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帝謂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須極言無隱朕當裁酌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

戊子羣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亦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于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丙申詔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注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

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
儀仗導駕帝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
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須陳設
五月辛亥幸城南觀麥賜刈者錢帛還幸玉津園觀
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
忘其艱難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為戒

罷諸州農師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以將作監丞李
元吉丁願言為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京官任堂後

官自此始 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其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筭從之

六月丁亥詔求直言 壬辰詔天下幕職州縣官上書言事凡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而州縣官屬則否帝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 丙申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帝不之罪慰諭而遣之 己丑遣使

諸路察獄 鎮安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卒謚武烈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帝謂宰相曰封

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
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乃詔停
封禪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為
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丹鳳門為乾元門 乙卯詔
御史鞠獄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改匭院為
登聞鼓院東延恩匭為崇仁檢院南招諫匭為恩諫檢

院西申冤匭為申明檢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院仍令
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辛卯契丹東京留
守耶律穆濟奏女真珠卜奇薩里等八族乞舉衆內附
詔納之 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帝覽之謂宰
相曰比來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本
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宋琪曰小
人章疏陛下盡與披詳善惡賢愚難逃天鑒苟百事之
中一二可采國家之利也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應詔

上疏其略曰今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諫官而不在陛下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

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以昇平自得功業自
多不知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
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方欲為民求福報
天之功有事于泰山展禮于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
火于禁中將警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臣
所以謂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 丁酉帝親
祠太乙宮 九月知夏州尹憲襲擊李繼遷斬首五百
級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繼遷僅以身免

考異 李燾曰
本紀實錄載

此事于十月庚寅蓋據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誨正忠
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為
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
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為準曰議邊事耳公曰陛下戒公
弗言于某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職某
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某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
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北門外
以戒兇逆公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以為然今準之密
院行文書關公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
某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上請對上召入公見上
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公
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
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
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公曰
以臣之愚謂宜置于延州使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
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其母死生在我矣上撫髀稱

善曰徵卿我誤我事即從公誅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
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按司馬光記聞有此呂誨
補傳及其祖端傳所載並同考驗乃與正史不合獲繼
遷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
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為副九月改同知淳化四年六月
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與俱在中書至道
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
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
尾凡六年其初為參政準即罷樞副矣補傳及記開必
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也今不取淳化五年
四月詔削奪繼遷所賜姓名或準因是建議欲斬繼遷
母而端救之然是年九月準始參政附此事于九月後
乃可或附至道元年九月復奪所賜姓名時兼二人並
居政府所云宰相及樞密等字仍須刪改庶不甚牴牾
更詳之也帝於是賜李繼捧姓趙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

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捧至鎮數日上言
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
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實趙普之謀也後保
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
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夏州耶田錫嘗
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其切
中時事之膏肓乎

壬戌羣臣表三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仁明德廣孝皇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終不許上之
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冬十月復詣闕帝益加
禮重謂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
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
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
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
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

之事吐納養生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博達古今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甲申賜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帝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癸巳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帝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琪等固請宣示凡瑞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
天而太祖配上帝從禮官扈蒙議也 癸酉以建州進
士楊億為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帝聞
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遣赴闕連三日
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帝深嘆賞故有是命 十
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徙封漢南國王 癸未賜京
畿高年帛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商船互
市及受海外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故淄州

刺史處耘之女也

考異后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至是立為皇后詔辭但云隴西李氏

則未始封德妃也按本傳及會要等亦不載德妃之號不知本紀何故云爾當考

丙申賜京

師大酺三日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遷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之戲自乾元門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列坐畿甸耆老賜以酒食音樂雜發觀者聞咽次日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

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右補闕劉蒙叟
通判濟州起居舍人韓儉通判沂州 癸亥翰林學士賈黃
中等九人權知貢舉帝謂宰相曰設科取士最為捷要近年
籍滿萬餘得無濫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並令量定
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
以文字往復與吏為奸者寘之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
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
曾經御試不考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

人入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權文州留後黎桓遣使來
貢 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于葭蘆
川繼遷自地斤澤之敗轉徙無常西人多歸之漸以強
大于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給光實期日會于葭蘆川納
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不與人謀至期從百騎赴之
繼遷所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丙戌帝
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
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異域馮道趙

瑩位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契丹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嘆惋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二國之懽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為愠也及道回有詩曰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郭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帝然之禁增置寺觀三月己未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

七十九人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名自

此始

陳樞通鑑續編云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宰相李昉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從弟蒙亨鹽鐵使
王明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帝
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
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自言通
誦五經文注帝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
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壬戌

復試又得進士洪湛等七十六人諸科三百二人並賜
及第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江南民
飢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諸州賑
飢民及察官吏能否 丙子宴近臣于後苑賞花釣魚
張樂賜飲命賦詩習射自是歲以為常 五月庚午中
書門下奏謫官經赦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許謂
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今海
島瓊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裡以來豈不在念然

此等務行嶮巇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
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 六月戊子復禁鹽權酤李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陷之帝大怒徵田仁朗
下獄勘問貸死竄商州是月副將王侁等出銀州北破
悉利諸砦斬其代州刺史時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與
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
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庚申詔
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

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
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
去官猶論如律 八月癸酉朔契丹命樞密使耶律色
珍為都統以討女真 初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
救之帝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異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為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
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
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
年七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在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
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罔
不緣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

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
愛日記蓋得其實也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

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帝訓誨甚厲皆不
悛是歲夏秋疾甚帝深以為憂九月疾小愈帝喜因降
德音庚戌重陽日賜近臣飲于李昉第召諸王宴射苑
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
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是為君父所棄也遂
發忿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避明煙焰未止帝意火必
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杖於前元

佐恐懼具對以實帝遣入內都知王仁審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亢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已下泊宰相近臣號泣營救帝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寘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

王府官僚皆請罪帝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

導耶並釋不問

考異李燾曰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

事今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謬誤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冊禮則緣戚嬖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謬誤不獨此不可不辨

右羽林統軍周

保權卒 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有文行朝廷稱
為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須詔書甚急丕停
筆既久問索舊草史以本典局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
破鎖取出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
以諧譖丕不能平中書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多凌辱
面折之乃表求外任閏月甲戌丕罷知虢州 乙未禁
筦管殺人祭鬼及僧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帝錄繫
囚決事至日盱近臣諫以勞苦過甚帝曰獄訟平允朕

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災施獲法天並為朝請大夫試鴻臚少卿 己酉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斷腕徇于河畔三日斬之 十一月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宋琪柴禹錫免時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謀為

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無敢搖動帝將遣使按鞠延範
琪妻高氏疎屬也會琪禹錫入對帝問延範何如人琪
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強明忠幹禹錫亦以為言帝意琪
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詆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
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琪守刑部尚書禹錫左驍衛上
將軍因謂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琪為宰相
乃請居廬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中
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當各竭公忠以

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
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可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
戒之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一翎直至數百錢民
甚苦之龍溪主簿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
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可勝重載是歲議用兵契丹詔諭高麗令發兵西會
教坊使郭守忠求外任帝不許賜以來帛

富弼曰太宗可謂聖德矣躬勤治道不務宴樂樂工

之長求外任止賜束帛不惟專憂民之意能節所好
亦不枉費財物過寵小人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一